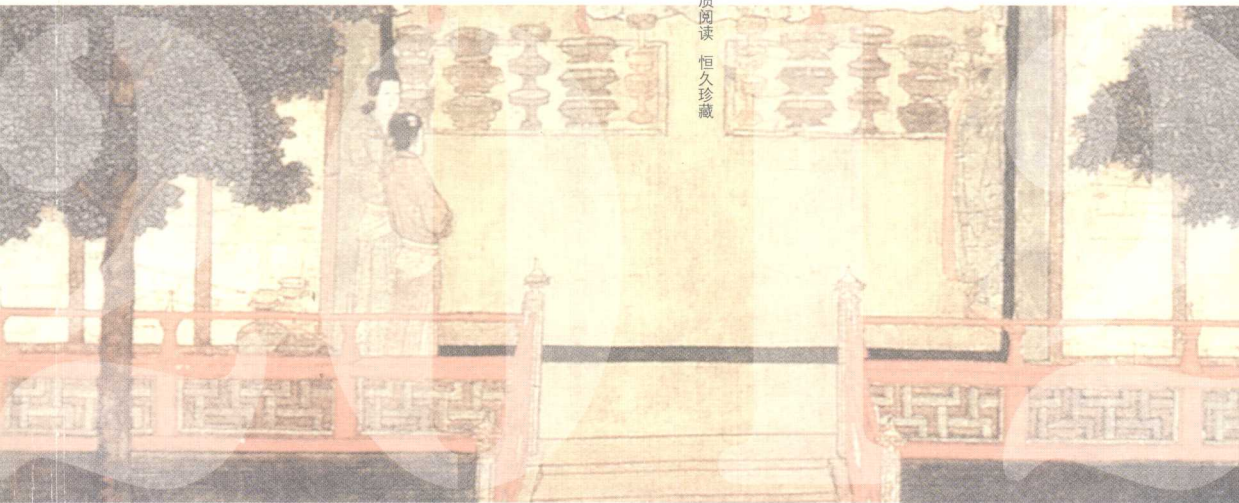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2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王蒙《悬疑的荒芜》

叶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邵丽《刘万福案件》

尤凤伟《岁月有痕》



NLIC2970864459
刘万福《刘万福案件》

吴克敬《心想去北京》

陆涛声《丹青》

漓江出版社

2012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NLIC2970864459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 小说选刊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07-6193-6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302572 号

2012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上下)

选编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193-6

定 价 5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上)

刘万福案件·····	邵 丽 (1)
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	叶 梅 (34)
紫薇似的天花板 ·····	林那北 (58)
白衣苍狗·····	季栋梁 (95)
悬疑的荒芜·····	王 蒙 (145)
丹 青·····	陆涛声 (170)
捕风者·····	海 飞 (204)
岁月有痕·····	尤凤伟 (254)

(下)

心想去北京·····	吴克敬 (279)
愤怒的小鸟·····	余一鸣 (314)
红宝马·····	王昕朋 (355)
北京邻居·····	荆永鸣 (380)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 ·····	侯 波 (420)
启 蒙·····	刘继明 (456)
等 深·····	弋 舟 (493)
附 录 ·····	(528)

刘万福案件

邵 丽^①

1

如果告诉你作家是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恐怕你会相当惊讶。我再告诉你，这是真的，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认为“写作是自杀的职业”。一个作家比一般人更容易被故事所诱惑，最可怕的是他久久地不能从故事里走出来。他被故事绑架了，他被故事撕票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对选择作家这个职业追悔不已。这样的情绪缘起于我那次北京之行。我去北京前刚做了一场新书签售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签到手软。我写的故事越来越被市场所认可。毕竟啊，美女作家，官场小说，漫不经心的表达方式，似是而非地针砭时弊，样样都能出彩，想不让读者喜欢都不容易。签完之后，我去看我文学院的老师，还没说几句话，他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刚出的小说集不满地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虽然小说是讲故事，但故事不一定就是小说。”他把小说集嘭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从原始人那个时代起，人们就会讲故事了。编一个故事，把各种小说元素掺进去爆炒一下，这就算小说了？那种低级的故事说来说去，隔靴搔痒，都是些盗版的生活。”我从幸福的峰顶一跤摔下来，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老师一向对人说话不好听，但

^① 邵 丽 生于1965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已发表小说、散文作品二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等选载。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是这么严肃地对我还是第一次。看来他对我的不满已经远远地越过了边界，泛滥成一股洪流了。我诸诺而退，站在北四环那条从老师家出来的路上，禁不住悲从中来。谁不想要正版的生活呢？这个可恨的浮躁的世界……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世界不是我写好故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我写坏故事的充分条件。作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过这也难说，如果碰巧活在当下，你走远了那你不是比时代还浮躁了？如果你走在时代后面，就只有复制人家的生活，毕竟没有几个作家是伟大的先知嘛。

老师让我学我们那些先辈们，下去体验生活，或者是去找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并在这里“找到”了很多故事，包括刘万福的故事。

其实后来在我被刘万福的故事弄得进退维谷的时候，我想，我干吗一定非要去关注刘万福的生活呢？那种关注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边界，让他与我的生活某些方面重叠。说实话，我被这个故事俘虏了，“我体会了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时难以言表的心情。当然，当你读完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故事之后，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到这个县挂职之后，我的家庭就与这个县挂钩了。我老公是一个经济学家，师从经济学界京城三大才子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梁晋先生。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信奉绝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我到这个县不久，他就把这里作为他们的信息采集点——这是他们构建庞大的县域经济模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找一百个县作为研究标本，在特殊性中寻找一般性，以期从底层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创造新的路径和模式。

我女儿是学艺术的，先是学钢琴，十岁那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受不了每天像打铁般地在黑白键上至少敲击八小时，她要求改学作曲，写过几首被我们盛赞为新世纪噪音的曲子后，再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音乐方面的话题。她是后现代的中坚力量，冷漠地解析着这个充满乱象的世界，任何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往往被她拆解成一地鸡毛——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到某个企业家信誓旦旦的裸捐。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她来到我挂职的这个县，在某个地方与某个群体的某些生活不期而遇，因而从某些方面改变了她曾经自以为是的看法，决意要去最贫困的地区当志愿者（这是她博客里的原话）。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里不能自拔。如果再加上老公的自由主义和女儿的后现代主义，我们这个家永远同时拥有三双不同的眼睛观察、体味和评说世界，而且

在我接下来的叙述中，这样的家庭色彩使这个故事充满着历史的隐喻和现实的嘲讽。

该说说刘万福的故事了。

故事的开始，照例是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在群众信访接待室值班。在我来之前，这个县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每天由县委或者县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到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那天我在接待室里接待了两拨上访群众。一拨是淮河岸边老船民公社的一帮村民，因为一九四七年八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淮河时，征集他们的船作为渡河工具，到现在还没给报酬，他们一直向上级反映也没人管。我问那个牵头的老人，当时借船的那些人你见过没有？他说：“咋没见过？是个侉子，说话还带把儿，为这俺爹还跟他呛了几句，后来还是刘伯承出面亲自摆平哩！”我说：“看来你还见过大世面。”他说：“那世面大不大，村里少爷们儿知道。”说着就把烟袋从腰里掏出来，在腿上磕了一下，把一根烟扯过去过滤嘴插在烟嘴里，然后才噙在嘴上。这个动作让我忍俊不禁，它几乎是一个暗示，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他后面有个瘦点儿的小孩说：“邓小平睡过他家的炕，还给他爹敬过烟。”信访局长老刘插话道：“不是加长熊猫的吧？”“不是，”老者说，“那个时候天下还是老蒋坐着哩，共产党的头头们哪有熊猫烟抽啊。有一次我那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回来，给我带了两盒熊猫烟，说邓小平吸的就是这个。我吸了两口就熄火了，捻开一看都是烟梗子，可能邓小平觉得这烟劲大，想必有人在旁边跟着点烟吧？”信访局长说：“有。我老家俺老婆她娘家舅的媳妇的外甥，就在北京跟着他专门点烟。”这个玩笑把大伙儿都逗笑了，这一笑就把气氛笑松了。我说：“老伯，你把条子留这里吧，回头我们研究个意见再去跟你们见面，好不好？”老人说：“研究完了你县长去找我们？”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说：“我也不喊你县长了，你这闺女咋说咋好。虽然你穿裙子，我看比那些穿裤子的都干脆，你说咱老百姓，啥时候不相信政府？不过你们要好好算算账，虽然条子上没有写给多少钱，就是一块钱，再乘以六十二年零一个月又七天的利息，有多少算多少，这要求不高吧？”我说，不高不高。说了之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我的数学不好，但是这一块钱利滚利算起来，估计会让政府的钱袋子瘪下去不少。

另一拨上访的是一批下岗职工，情况比较复杂。他们的企业原来是生产文化用纸的，老厂长是个退伍军人，管理比较严，愣是把一个不死不活的企业发展成了亚洲最大的麦草浆造纸企业。但是，他只会管理不会拉关系，在企业内部，退下来那些人组织一些工人拼命告他；而企业外部，党委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的招呼他也不怎么听。这些内外力共同作用，今天纪检委查，明天检察院查，后天

审计局查，查来查去虽然没有大问题，但磨道里找个驴蹄印子还是不难的，而且人收拾人的内战游戏中国人历来是行家里手。很快上级就以一个正当的理由把他免了，任命那个牵头告状的人当厂长。那人刚当上厂长有些工人就说，新厂长胃口大，估计这个厂子吃不了两年。果然，两年下来，这个厂就被他搞垮了，工厂停产，职工下岗。这一拨上访者坚持认为，党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错，错了就错了，他们也不是来纠缠领导们该负的责任，但是工人的饭碗政府要端着。

关于这个事情，县政府常务会上曾经议过，只是由于所需资金过大而搁浅了。我不顾信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反对，坚持把政府常务会研究的情况告诉他们。

他俩反复提醒我说：“这样可不好，他们会越闹越大。先稳住他们把他们弄回去，再慢慢化解。”

“那不是糊弄人吗？”我说。

他俩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好像我这句话问得太幼稚了。信访局长说：“眼下只能这么办了，基层情况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赵县长。”

我说：“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如果再欺骗他们，等于是犯了俩错误；对这俩错误再心安理得，那就是三个错误了。这样对老百姓，我们还有一点政治伦理没有？”

信访局长说：“赵县长，政治伦理是什么我不懂，可我知道捂住不让他们闹事是最大的政治！”

政治伦理他听不懂不能怪他，但我还是坚持给他们解释政治伦理是官员的良心和脸，最起码是遮羞的衣服。

不过最终我发现不是他们错了，错的是我。当我向群众说明县政府常务会研究的结果时，领头的人质问我：“你是说县政府管不了是吧？”

“不是管不了，而是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解决大家的问题。”我这样说，连自己都觉得这话绵软无力。不过宁愿这样，我也不想骗他们。

“你们把这个企业交给一个无赖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能力？”另一个领头的说。他的话音还没落，其他人喊起来：“算了！哪里能管得了我们就去哪里！”

这时信访局长站了起来，走过去给几个领头的人每个人散了一根烟说：“赵县长刚到咱们县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他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这样吧，你们要是觉得我老刘的脸还是人脸，就相信我的话你们先回去。过几天我亲自去找你们，我拿几瓶存放了多年的好酒，你们添几个小菜，不过可记住了，那菜得对得起我这酒啊！边喝咱们哥几个边聊，好不好？”他说着给他们几个人使着眼色，估计意思是让他们给个面子。那几个人合计一下说，咱们再信他一回，

走吧。

面对这样的交易，我哭笑不得。人走了之后，信访局长对我说：“赵县长，您一直在大机关工作，咱们下面的情况你还不是很熟悉。接待群众上访都是有套路的，一般情况下我先说个意见，然后再让您拍板，免得领导被动。”都说领导干部好干，主要是下面有人给你找退路，让你左右逢源啊。我看着他油腻腻的脸，觉得也找不出来合适的话回他，就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也算是不屑。

今天的接待就算结束了，我出了接待大厅，心里憋闷得慌，但还是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刚刚走下台阶，从广场入口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他们在我面前排好，为首的一个年长者说，给县长跪下了！

一群人全部跪到了信访局门口的广场上，他们举在头上的横幅写着：“一心一意永牢记，三死三生报党恩。”这样的场面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一时手足无措。我求援似的回头看看信访局长，本来送我出了门口他已经回去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面带着另一副笑容走了出来。他不紧不慢地走过我面前，又不慌不忙地迎着人群走了过去，前后过程真像一出大戏的一个桥段。

基层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那真是没说的。

2

这帮人不是来上访的，他们跑了三十多公里，目的是来给县委县政府送锦旗。按道理说这锦旗不应该送到这里，我想可能他们知道县委县政府的大院进不去，而信访接待室每天都有县领导值班，又在一个人比较多的广场边上，所以就直接来了这里。我让信访局长把他们带到接待室去，他们不愿意去，说在外面要排排场场地把锦旗送给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把锦旗接下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想让电视台来录个像，要让全县人民都知道知道这事儿。办公室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一下信访局长，说：“按规定办。”信访局长说：“没规定。”我说：“没规定按套路办。”他们两个赶紧打电话，还没打完，就看见宣传部副部长带着电视台的一帮人赶了过来。录像的时候副部长让我讲几句。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怎么讲？”“哎哟！你看这只顾高兴，把这头儿给忘了。”信访局长大笑起来，他放松笑的时候显得很单纯，人也年轻了些。我小声问他：“宣传部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他忽然认真起来，说：“这就叫新闻的敏感性嘛！赵县长您想想，这年头见个给县委县政府送锦旗的，比钓个老鳖都难，这是多大的卖点嘛。”然后他问带头的那个年长者，说：“你这三死三生是啥意思？”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沓纸递给他，说：“这个您拿

去看看。”

信访局长把它展开递给了我。我看见那稿子是用褚体毛笔小楷写的，很有功力。稿子最上面的右上角这样写着：为县电视台代拟新闻稿。我抬头看了看那帮人，发现他们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稿子的标题是“三死三生念党恩”，下面是正文：

正值全县人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热烈欢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县半山羊村刘万福全家族老少七十三口人一起到县委县政府来送锦旗，共同感谢共产党的三次救命之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万福一九六〇年初生于半山羊一个贫穷的乡村，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开始外出打工。辗转多地之后，经亲戚介绍来到了山西山阴县的一个煤矿当挖煤工。一次，他们这个施工班刚进入井下不久，就遇到了矿井塌方。面对危情，共产党员、班长阎涛说，大家不要慌张，跟着我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有生还的希望！刘万福没经历过这些，吓得哭起来。他就安慰他说，哭没有用，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共产党不会不管我们的！他领着大家靠吃煤泥维持生命，六天六夜眼都没合过。到第七天头上，他们听到了头顶上风钻的声音。他说，有救了，共产党来救我们了！十几分钟后，煤层被打透，部队的战士跳了进来。刘万福记得，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喊出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万岁！

后来，刘万福买了一辆旧车带着老婆到全国各地跑运输。一九九八年十月，他们去湖北贩运水果，走到夜里十点多，他又困又饿，想着抽根烟，可是手里没有火儿。这时刚好一辆轿车超车时扔下一个烟头，他踩下刹车，跳下去捡那个烟头，一辆车从后面过来把他撞到了路旁的沟里，然后逃逸了。恰好湖北某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子龙夜里巡查路过此地，二话不说就把他送进了市医院，并帮他垫上三千多元的医疗费，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了。由于得到了及时抢救治疗，他不但保住了一条命，而且很快就康复出院。可让他想不到的是，出了院他再去找杨子龙，杨子龙根本不承认是自己救了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回到医院找到杨子龙签字的押金条和当时接诊的护士一起来到杨家。杨子龙说，这事儿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刘万福说，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经过这两次大的波折，刘万福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村庄，靠着短途贩运蔬菜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们村有个叫刘七的，是个横行乡里的地痞，一九八三年因为调戏刘万福的媳妇，被刘万福扭送到派出所，双方就此结下了仇怨。二〇〇八

年，刘七带着一帮黑社会分子到刘万福家果园里寻衅滋事。刘妻胆小怕事，刘的小女儿与他们讲理也被他们侮辱。这时刘万福义愤填膺地从家里赶了过来，看见刘七就不管不顾地砍了一刀，致使他当场毙命。然后他又追上刘七的另外一个同伙，也把他一刀毙命。刘万福相信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立即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法庭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投案自首的情节，判了他死缓。在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他在法院的回执上还是签下了那句话：共产党万岁！

看完了他们代拟的新闻稿，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意。我执意让他们到接待室里仔细谈谈事情的经过，那时候我仿佛有直觉，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生活吗？矿难、交通肇事、故意杀人，各种要素都有，缺少的就是细节了。看来我的老师说得没错，真正的生活果真是在基层。

那帮人又站了一会儿，才推荐领头的那个年长者代表他们全家跟着我来到接待室。他是刘万福的二姑父，叫张和平，是个中学教师。我问他：“感谢信是你写的吧？”他脸红了，搓着手说：“字写得丢人了，请县长批评。”我笑了笑说：“敢批评你的人不多，临褚遂良字体的人不少，成功的凤毛麟角。”他突然严肃地说：“县长，我看您是个好人，能不能让我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呢？”我看了看信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他们马上就走了出去。门刚刚带上，他又喊了一声赵县长，扑通就跪下了。我吓了一跳，但并没有去拉他。我说：“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哪能轻易给人下跪？你起来吧，有什么需要单独跟我说的你就随便说。”他并没有起来，说：“赵县长，刘万福太亏了。”我说：“他亏什么？杀了两个人，法院也没杀他，你还认为他亏？”他说：“我不是说他冤枉，是说他亏！”我大为吃惊：“那么，冤枉和亏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判他的刑合法不合理；不判他的刑合理不合法。”我说：“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天平，绝对不能被感情所俘获，否则……”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我说：“你站起来吧，我哪天专门去找你聊聊。”他站了起来，这时门也开了，办公室主任过来说：“赵县长，县政府值班室通知说您家人打电话找您，您手机没人接。”我把张和平送到门外，让他们先回去，然后才从包里把电话拿出来，一看吓一跳。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四十七个未接电话。我把电话回过去，老公在那边说：“你怎么不接电话？”我告诉他今天接访，电话在静音上，这是对老百姓的尊重，然后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什么急事？你昨天烧得那么厉害，今天怎么样了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个大男人，真拿他没办法，难道非得把人幸福到腻歪不可吗？我说：“老公，你这样好的男人，不找个情人连我都过意不去；或者说，你已经找到了，只是为了补偿我才对我这么好吧？”他笑了笑，岔开话题说：“我下周去县里蹲一段时间，你先向周书记报

告一下。”我边答应边说：“既然是蹲一段时间，那就把你的情人带来我也开开眼。”他说：“我很踌躇，不知道带哪一个好？”我说：“就带不会写小说的那个。”他说好吧就这么定了，然后挂了电话。

第三天是个周日，我带着秘书去了乡下。车子开到半山羊村的村头，看见一老一少两个人站在路口，我让秘书下去问路。秘书还没走到两人跟前，那两人就开始往后面退。秘书摆了摆手他们才站住，秘书说：“请问刘万福家住哪里？”老者看了看那个小的，又看了看秘书，摇了摇头。秘书问小的：“你知道不知道？”小的也摇头，然后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村没有叫刘万福的啊！”我在车里说：“就是那个杀人的，法院留他一条命。”“哦，”小的赶紧说，“你说的是刘大眼吧？他家前天不是去县里送锦旗了吗？”我赶紧下车说：“是啊！是啊！”“他啊，真是条好汉，你们判他真亏！”我已经知道了亏不是冤枉的意思，所以就着这个话题问他：“你了解情况吗？”“我？”他看了看老者，翻了一下眼，“我和我爷爷天天站在这里等人家来买果子，那天他杀人就在我们俩眼皮子底下，那才真是叫赞！”“怎么个赞法，说来听听。”“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还是从那天开始说吧。”我拿出笔记本来准备记，他一看急了，问：“原来你不是领导，是记者吧？”秘书说：“这是咱们的赵县长。”我说：“副的。”他脸红了起来，说：“想不到县长是个女的。要是记者我就不说了，来了那么多记者，吃了喝了，最后也没把大眼从监狱里捞出来。全村都给他凑钱保他，最后还是人财两空。”我说：“你还是说说那天的情况吧！”他说：“要是我说了你能给他减刑，现在我们爷俩就给你跪下磕三个响头！”我说：“我不能，这事儿归法院管。”他说：“你要不管就算了，我不相信县长管不了法院！”我说：“我真管不了，信不信由你。”他的脸又红了起来，说：“算了算了，我看你是个好人，还是给你说说吧！”听了他这话，我有了更大的惊奇，想起来自从我下到县里之后，很多老百姓都跟我这样说，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好人的？”“嘁！那还用咋看，对你们当官的，好坏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催他赶紧讲讲那天的事情。“好吧，我就拣我看到的说吧。那天我跟爷爷就站在这里。开始是大眼他老婆和他小女儿在果园里干活，一会儿，刘七带着一帮人开着车过来，走到大眼他们家果园里停下了。一个小喽啰下来说，弄几筐桃子放车上。大眼的老婆赶紧说，这是给人家准备好的，马上人家就来拉了。小喽啰说，谁吃不是吃？干吗非得等那些王八蛋过来？让爷烦了，腿给他们卸下来！说着一脚把桃篮子踢倒了，桃子撒得到处都是。大眼的女儿冲过来跟他们讲理，刘七从车上跳下来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先吃你啊？我看你比桃子鲜多了，肯定蜜水儿比桃子多了去了。大眼女儿一句流氓还没骂完，就被刘七一脚踹老远。她娘

过去扑在女儿身上，哭着骂道，真是丧尽天良，这么小的孩子你也欺负。还没骂完就被刘七一脚踢开。不知道是谁告诉了大眼，他掂着大砍刀从家里奔了出来。一眨眼工夫，刘七的人也开着车来了四五十个。大眼还没跑到跟前，刘七就迎了上去，说，刘大眼，今天给你说实话吧，老子就是引蛇出洞，专门来修理你个王八蛋来了！大眼说，是啊，是到了该跟王八蛋算账的时候了！刘七说，别看我带这么多兄弟，一个都不需要他们上，咱俩玩个你死我活。大眼说，你说颠倒了，是你死我活。刘七从车里抽出两把刀扑了上去，还没到跟前，就看见大眼手起刀落，一刀砍在刘七脖子上，呼呼地往上喷血。”

“他们带的那么多人，都没上吗？”我的秘书问。“他们的人别看多，那还不是树倒猢猻散？但是大眼不会饶他们，他走到开始找事儿的那个喽啰面前，那个人也是个无赖，都传说他手里有几起人命。大眼说，你认识你爷吗？那个人吓得浑身筛糠，跪在地下给他磕头。大眼也不理他那么多，又是手起刀落，可惜头没砍下来，还剩一层皮挂在脖子上，像个葫芦耷拉着，埋他的时候是用纳鞋底子的针线缝上去的。等大眼再站起来的时候，人都跑完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们都看见刘七欺负大眼的老婆和女儿了，怎么没一个人上去拦一下？”“上去拦一下？您说得容易，谁敢啊？他说卸谁的胳膊腿儿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村上有个老头儿刘全柱，儿子媳妇一家三口出车祸死完了，他就靠几只羊养活自己，后来一夜之间羊全没了。老人气得骂大街，晚上麦秸垛就被人点了。他还骂，大白天房子又被人点了。他跟刘七还没出五服哩，要不是这，人早给烧成灰了。”我又问：“当地的派出所就不管？”他说：“怎么管？小打小闹的他们才管，凡是大闹的都跟他们有关系，除非上面直接下来抓才行。”正在说着，他突然指着远处说：“好了，来了来了。他能说清楚，前前后后的上诉材料都是他写的，让他给你说吧。”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张和平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3

从张和平零零碎碎的叙述中，我基本弄清楚了刘万福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三死三生的来龙去脉。刘万福是家中的老大，出生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都没有饭吃。他们这个村子由于村干部胆子大，让群众私下里种点水果什么的，情况比别的村子好一些，但还是有人饿死。刘万福的父母挖树根熬水喂他，他得了肠炎，拖拖拉拉一个多月，眼看着皮包骨头没命了，父母把他扔在院子里等死。谁知道他命大，又慢慢活了过来。到了七岁上，他又得了脑膜炎，幸亏山里水库边上有个二炮的基地，送到部队的医院里，解放军给他治好了。

半山羊村是个穷得连羊都喂不活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前，村子里的生活比原始社会好不到哪去。很多家庭穷得家徒四壁，冬天冷得受不了，就在自家屋子里挖地窖，人天天躺在地窖里，只有一套冬天的衣服，谁出去谁穿。由于长年累月在地窖里生活，半山羊村的很多人都是骨节粗大，罗圈腿，驼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关节炎。那个时候，村子里有几家日子多少好过点的人家，每到春节会做上一碗“看菜”。这个菜是专门看不能吃的，实际上就是一碗肥肉片，总共有九片肥肉。谁家有客人了就把这一碗菜借过来，吃饭的时候摆上。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主人要向客人热情地让三次这个菜，开始的时候一次，中间一次，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次。主人用筷子点着菜说，吃吧吃吧，咱家还多着哩！客人一边往肚子里咽着口水一边说，吃着哩！吃着哩！如果客人真的控制不住了，拿筷子去夹这个菜，主人就会连忙用筷子挡住，说，你真不想吃就算了，这东西腻歪得很，谁吃了都拿不住。回头还人家菜的时候，要给人家拿两个馍。这是一桩生意。

在出去打工之前，刘万福连饼干都没见过。他第一次拿到工资，就跑商店买了一包饼干，站在柜台前一口气吃完了。当时他想，人要是能经常吃到饼干，该是多大的福分啊。看他吃得这么过瘾，营业员说，我们这还有几盒过期的饼干，便宜点处理给你算了。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哪能不干？把兜里的钱全都掏出来，营业员看了看说，就这么多？他说，就这么多，一个月的工钱都在这了。营业员看着油腻得发绿的毛票说，把钱收起来吧，饼干拿走，盒子留着我们卖废品。他脱了褂子把碎饼干包上，出了门直奔半山羊而去，徒步走了一百多公里，就是想让爹娘和弟弟妹妹尝尝啥叫饼干。

一九八二年，经他的一个表兄弟介绍，他来到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煤矿挖煤。这个地方的煤层浅，煤质好，报酬也高。刚来的时候，他跟着班长阎涛打下手。他们这个班一共有八个人，数他年龄最小，才刚刚满二十岁。班长阎涛四十多岁，是从工程兵退伍的，在部队入的党。他的主要任务是放炮，这是一个技术活，据说他在部队就干这个。他腰里挎一个包，里面装着炸药。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上面插一根雷管，点着后人再跑还来得及。这个地方的煤矿里面没有瓦斯，所以放过炮后他就坐在一边抽烟，其他人过去挖煤，装在一个小车上。刘万福负责把车子拉到巷道口，然后再吊上去。每车煤可以挣两块钱，一个月下来每个人可以分一百来块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很大一个数目了。他有眼色，又勤快，白天跟着他们下井，晚上帮班长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的卫生，混得人缘不错。班长有点什么好吃好喝的也都没忘记他。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两班倒，每班下去十一个小时。

出事的那天是阴历初一。按照当地的习惯，初一十五下井前都要拜拜井口，

仪式挺隆重的，矿长亲自出面，在井口摆上三牲六畜，各色时鲜水果，蒸馍糕点，还要插上高香。矿长在前面先跪下给井王爷土地爷以及祖宗八代磕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上一大堆好话，然后矿工们依次一批一批地跪下叩头。那天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刘万福的头刚刚叩下去，突然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娘说，大眼啊，你回头看看。他激灵一下，回头一看，莫名其妙地一股旋风吹起来，卷起地下的煤末，遮蔽了阳光明媚的天空。他脊背上冒起一股凉气，心里有点发憊，本来想请假不去了，可是班长阎涛走过来说：“大眼，昨天给你出的那个谜语猜出来没有？”他说：“我忘了，没猜。”阎涛说：“那今天下去好好猜猜，我给你再说几个精彩的。”他说：“今天我不想下去了，头疼。”“没事儿，”阎涛拉着他往吊车那边走去，“下去师傅给你按两下，保证手到病除。”他又回头看了一下，旋风还在那儿打旋，只是煤灰没那么多了，阳光照着地面上的黑金一片闪烁，他的心忽然一松，就跟着师傅下了井。

吊车落到了井下，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往里面走。边走班长边跟王延辉开着玩笑，他说：“老辉啊，昨天跑了几次马？”王延辉说：“日他娘，我这段时间见鬼了，天天跑马，我这床可成跑马场了。可惜养马的人不在，要不然说不定里面还会有个少将什么的。”孙刚插话说：“老辉，你真得去医院看看，不管啥时候掀开你的被窝，你身上都跟水洗过似的，虚得太狠了。”马新喜也嬉皮笑脸地插进来：“我说你还是别去，万一碰见的医生是那个万人迷小孙的话，估计你这法力当场就会井喷。”王延辉说：“要是我那媳妇不跟人家跑，要是我能活着回去……”他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身后井口方向哗啦啦响声一片，声音像下瓢泼大雨似的。大伙儿一下愣住了，回头去看班长。班长的脸色刷地变得雪白，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说：“你们跟我来，我们别往外面跑，那是去送死。”孙刚说：“大哥，你再想想，上一次那几个人的结局你忘了？说不定我们往里跑是等死。”“我不用想，等死还有机会活，送死死就在那边等着你哩。赶紧跟上我，一个都不能落下！”他们往巷道里面跑着，身后因为塌方形成的烟雾已经追了上来。约摸着跑了有一千来米，位置相对较高的连接巷处有个空旷的地方，阎涛说：“大伙儿都坐下，全部背靠背，往头上看着岩石注意有没有松动。尽量少挪动身体节省体力。你们别想着三五天就能出去，出去出不去就看老天爷想不想灭咱们了。”刚刚安置好，刘万福觉得松了口气，他看着班长说：“涛叔，刚才孙刚说的那几个人是咋回事儿？”阎涛看着他说：“你真想知道？”他说：“想，你说说呗。”阎涛一巴掌扇到他脸上，骂道：“煤埋住半个身子了，你他妈的还不长心眼！”说完又吼了一句：“只留一盏灯，其他全部关了！睡觉轮流来，头顶上一定不能大意，时刻盯紧了！”

气氛这时才真正紧张起来，刘万福想起家里说的一门亲事，妹妹来信说女方面不错，又贤惠又会做女活，就只等着过年回家见面了。再一个，他爹老了以后，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在床上；弟弟妹妹们又小，全家里里外外的活计基本上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操持。他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算彻底完了。想到这些，禁不住哭了起来。阎涛过来坐在他跟前，抚摸着他的头顶，半天才说：“大眼，你想不想死？”他止住了哭说：“没谁想死。”“你怕不怕死？”“没谁不怕死。”“那你还哭什么？”大眼不解地看着他。他扭头看了一下那几个人说：“这些人都跟你一样，不想死，怕死，可是你看谁哭了？如果老天爷看着你哭就放你一马，那你就使劲儿哭吧！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汉子，就你这熊样子，到了阎王爷那边还得让你挖煤。”

这时，马新喜想说屙屎。阎涛站了起来说：“对了，我忘了说了，”他往前边走了走，在靠近巷道边的一个地方用脚划拉了一下说，“屎都屙在这里，谁屙了之后自己拿手给它拍成饼子，糊在旁边那根柱子上。”王延辉说：“头儿，糊屎干什么啊？”阎涛走了回来，站在他们面前说：“孙刚，给他们说说糊屎干什么。”孙刚说：“干什么？吃！”

刘万福把这事儿在心里想了一回，觉得胃里一阵恶心，差点吐了出来。孙刚说：“你恶心什么，自己屙出来的东西自己吃，说不定还是一种食疗方法哩。”马新喜说：“好像你吃过一样。”孙刚没理他，接着对刘万福说：“这屎啊你没吃过，第一口你把鼻子捏住吃，第二口就没什么味儿了，到了第三口啊，就有一种奶味了。”刘万福问：“不是可以吃煤泥吗？”“可以，短时间行，吃多了就在肠胃里结块了，饿不死你胀死你。”

到了第三天，上面还没有一点动静，大家的情绪明显低落了起来。阎涛先是在周围巡视了一圈，回来安排把大灯调成小灯，隔半个小时开一次，安排停当以后，他问刘万福：“前几天我给你出的谜语还没猜出来？”刘万福说：“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阎涛说：“啥时候？趁着还能说，不说白不说不是。”“你出的啥谜语我都忘了。”“咦呀，这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了啊？延辉，你给他说说。”王延辉说：“谜面是‘新婚之夜’，打一个历史名人。”刘万福摇了摇头说：“我不想，也没啥尿意思，肯定你是在书上看的。”“是在书上看的，没错儿。”“我又不是不认识字，还让你给我说啥？不想猜。”“算了，我还是告诉你吧，谜底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是谁？我不认识他，这谜语也没啥意思，尽是瞎转文，没劲。”王延辉嘻嘻笑了起来，说：“没劲？咋没劲，没劲还办不成哩。你再想想查理一世是什么意思。”刘万福说：“我再想也没啥意思，到底谁是查理一世？”阎涛边用手指头比画着边骂道：“日你亲娘，你就是个榆木脑袋，查理一世不就是

‘插里一试’吗？”大伙都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不少。马新喜屙了屎回来也来凑热闹，刚想开口说话，阎涛问他：“糊好了没有？”他说：“好了，保证跟烧饼一样，又薄又脆。”大伙都说你先把手擦净再说。他说：“我在煤水里已经洗过了。我还是讲个拉屎的故事吧。话说有个老大爷，也是大眼他们老家的，他正在地里锄地，一只乌鸦飞过，拉了泡屎在老大爷头上。老大爷抬头大骂，我日你祖宗八代！你出门也不知道穿条裤衩！乌鸦说，你神经病啊，你个老不死的屙屎穿裤衩吗？”

到了第六天，大家基本上都动不了了。这天晚上，阎涛过来坐在刘万福跟前说：“大眼，明天咱们吃屎吧？”刘万福瞪着眼看着拱形的巷道顶，动都没动一下。这时阎涛把手伸过来拉住他的手，他感到手心里多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不用看也知道是吃的。他心里梗了一下，想到怪不得大家都动不了，就他还能来回地走，再想想他已经有十几年的井龄，出生入死习惯了，也就没再往深处想。阎涛让刘万福站起来，刘万福试了试，连坐都无法坐起来。阎涛又递给他一块东西，比刚才那个小，拍了拍他的脸就走了。饿得奄奄一息的刘万福先把那个小块放嘴里，是一块糖，还没品出味儿来，已经化完了。他又去吃那个大块，是一块压缩饼干，过去加班矿上发过。吃着吃着，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知道阎涛跟孙刚是表兄弟，但他却没有去照顾他。过了一会儿，阎涛又过来了，问他能不能站起来。他试了试还是不行，阎涛叹口气也坐下了。刘万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他在梦里逛了许久，还回了一趟家。家里空无一人，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块凉馒头，正准备吃，看见爹回来了。爹的两条腿像裤腿一样搭在肩膀上，是用手撑着地走回来的。刘万福说，爹，这么多吃的你咋不吃？爹说就是等着让你回来吃的，我吃饱了。你快吃吧，新媳妇还等着你哩。他正想往嘴里塞，忽然有人一把夺走了，还使劲用胳膊推搡他。他睁眼一看还是阎涛。阎涛说：“快七点了，起来我们办点儿去。”估计是那些吃下去的东西起了作用，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只是走着腿脚还有点发飘。他跟着阎涛往巷道口方向走。阎涛说：“今天不吃屎就得吃人了，不然谁都活不下去。”刘万福愣了一下，说：“吃人？吃谁啊？”“实在不行就先吃我，我家里也没啥牵挂的，上无老，下无小。”刘万福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没亲人，就一个守在矿上的老寡妇是他的相好。刘万福没再理他，只管看着脚下的路。又往前走了一段，已经看不见他们的人了。在拐过一个弯的时候，刘万福突然觉得后脑勺有一阵凉气，像一条蛇一样从脖子一直顺着后脊梁骨碌了下去。他激灵一下，想起了母亲那句话：大眼啊，你回头看看！他回头一看，矿灯正照在阎涛的手上。阎涛手里掂着一大块煤矸石，俩人猛一下打了个照面，都愣住了。这时，头顶上轰的一声巨响。阎涛喊了起来，有救了！有救了！